

命若悬丝

Mingruo Xuansi

我的病房日记 | 陈冬芹 著

摄影：胡浩

Wo De Bingfang Riji 汕头大学出版社

……那一刻，我真的很平静。

对我来说，世上有两种痛苦会使人变得更加平静，

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疾病……

亲情和爱情筑起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堤坝，把奔涌向我的洪水猛兽牢牢地挡住，

让我在凶吉未卜的病中生活仍然葆有一份快乐心情。

手足之情，延续了我的生命，托起了我的希望。



南方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姐江涛 倾情推荐
21世纪精英流行人 沈 颢 倾情推荐

这是吊着针管的手写下的文字

是一个坚强的白血病患者的病中感言

她和很多人不一样，这从书中她的经历可以看出
出来。做记者、做编辑、辞职，行走……

她的故事，她的病房日记，像一部最常态的纪录
影片，真实的生活是如此醒目地呈现在我们
眼前……



望着病床上的你，我会忘记尘世的纷扰。如果你都可以坦然承受命运的磨难，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抱怨人生？坚持到今天你已经胜利了。你的病房故事丰富而曲折，坚韧而动人，是痛苦也是传奇。

——好友 窦文涛

亲爱的冬芹，你是一个特别的女人，上天给了你不同寻常的智慧、勇气和好运，使你那些特殊的经历成为你的财富。相信我，这一次是你又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你会使它过去，成为一段故事……因为你是冬芹。

——好友 居文赋

冬芹，知道你在病房写日记，真叫人高兴。你还可以更多地写写自己，许多人会从中收获启迪。你内心的坚强与美丽，让我敬佩。你才是真正热爱生活的女人。

——好友 刘晨

ISBN 7-81036-806-0




ISBN 7-81036-806-0

1.95 定价：28.00 元

命若悬丝

Mingruo Xuansi

我的病房日记 | 陈冬芹 

摄影：胡皓

Wo De Bingfang Riji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若悬丝——我的病房日记 / 陈冬芹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10

ISBN 7-81036-806-0

I. 我… II. 陈… III. 日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9487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命若悬丝——我的病房日记

作 者: 陈冬芹

摄 影: 胡 浩

责任编辑: 胡开祥 秦爱珍

封面设计: 郭 炜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州东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168 1/32

印 张: 9 插 页: 8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ISBN 7-81036-806-0/I·95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 510620 电话 / 020-85250103 传真 / 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 / 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 / 603-9056 3833 传真 / 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2004年6月在家里(矢海摄影)



我的病房日记

Wodebingfangriji

俞洁慧



1997年在广东长宁采访



1996年6月1日

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壶口瀑布的现场，作者正在采访



1996年12月

在广东电台直播室里采访香港作家梁凤仪

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一个好的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2001年5月四川西姑娘山。



当布达拉宫休息室的金色阳光笼罩着我时，我感到吉祥就在身边。2000年9月，拉萨。



2000年9月西藏医学院。淡黄的落叶散漫在茵绿的草地上，拉萨的秋天另有一番风味。



我和胡浩，2001年五一前夕，穿越浙东大峡谷。



2000年10月西藏，我在珠峰大本营。我喜欢人在旅途的生活。如果说生病也是一项游历的话，那么白血病就是最别开生面的一种。这次旅行是我人生中风险最高，花费最昂贵的一次。



我站在夜幕下的纳木错。她那反复无常的美丽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不能自拔，如同人生。2000年8月。

不同的生命存在不同的悲苦和喜悦，而他给我的，真正是不一样的生。2003年春节。





2001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为《天地》杂志社稿子，一切如常。（吴建新摄影）



2001年6月25日，我和胡洁在我们的商店接受《中国青年》杂志的采访。这个时候他的那颗烂牙已经被医生清除掉了，而我的疼痛正在加剧。（吴建新摄影）



白血病细胞已开始侵蚀我的正常造血细胞，可我浑然不知，还以为牙龈酸痛是因为上火呢。2001年6月25日（吴建新摄影）



因为下巴和下唇的麻木感一直没消退，吃饭时我无法感觉食物是否全部进了嘴里，常常造成“漏吃”，所以要在胸前围上一块小毛巾，就象幼儿刚学吃饭的样子。2001年8月。



吃完晚饭之后，睡觉之前，通常会看看杂志。除了吃东西之外，口罩不能不戴。2001年9月。



这顶帽子是我2000年9月在西藏买的，一直喜欢，除了常常拿出来把玩把玩，想不出可以派什么用场。现在它终于登场了，还挺酷的把。



下打针的日子就是我的节日。我常常抱着这个毛绒绒的小东西，听它唱歌。这是杨雄送给我的玩具。2001年10月。



人家都说剃了光头再长出来的头发跟以前会不一样，一定比以前好。可我新长出来的头发却不比原来的好，太稀、太细、太短。



我对镜头笑，事实上我是对着镜头的人笑。感谢他一直陪伴着我。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两个化疗疗程之间的空隙，胡洁和小陈阿姨帮我打扮一番，带我到病房楼下拍照。水里的鱼儿向我游过来，大概是想向我讨吃的吧。2001年10月。

我和三哥。手足之情延续了我的生命。2003年10月。



(下图)南方医院专家组教授周淑芸女士,在我长达一年的住院治疗期间,从不间断关怀我的治疗情况。我出院之后,她仍然为我的康复挂心。



2004年3月

(上图)我和妈妈,2004年春节。妈妈的白发越来越多,而我仍然让她操心。

(左图)2004年6月(朱海摄影)

命悬一线

W 我的病房日记

Wodebingfangriji



2004年3月。最近一次骨穿检查，骨髓增长正常，染色体也好，100%是三系的。只是尿蛋白还是太高，肾炎的问题短时间内还解决不了。医生说至少也要一两年后才能好。

【推荐序 I】

不可复制的记忆

面前是陈冬芹的《命若悬丝——我的病房日记》厚厚的书稿，当我反复阅读这些用文字和图片记录的亲情和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不时被内心深处涌出的感动和感慨重重包围。

三年前，当辗转得到冬芹患病的消息时我无法相信这一切。电话打到上海，号码更改了，打回广州南方医院，却鬼使神差地没有查到她的资料，失望之余我甚至暗喜消息有误。直到前几天她来的一个电话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在生死交界打了个来回的冬芹又回来了！电话那头的她，声音依然是那样淡定、甜美，笑声里照例有属于她的含蓄与矜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她的身上好象痕迹全无。《日记》让我知道了三年来她所经历的一切，并跟她一同体验了生命进退维谷之际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磨砺，以及爱情和亲情在治疗过程中所起到的难以估量的作用。人生的不幸与万幸在那段岁月中被高度浓缩。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阳光灿烂时我们都可以轻松地说出“我们不惧怕死亡”，可如果重症无法避免地降临到我们身上，那份超脱恐怕已难以找寻。在冬芹的日记里我感觉到了一份超乎寻常的坦然与执着，面对可以随时夺去生命的疾病，柔弱的她却孕育了更多的乐观和坚强。其实，十年来她给我的印象一直没变，她始终蕴含和拥有着超出旁人甚至是她自己想象的能量（力量），而这份能量伴随她生活和事业上的每一个阶段。也许，这是

她骨子里早就有的。

从确诊到出院，冬芹将一年的心得和经历坦坦荡荡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坦白在健康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一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讲可谓短暂，而对一个人的大脑而言却足以思考很多问题。当疾病突然降临时，冬芹“真的没有惧怕，甚至没有一丝难过”，可当骨穿、化疗、进层流室等种种具体的治疗手段一个个向她逼进时，一丝丝无助、不知所措和对未来的不可知已是溢于言表。是哥哥姐姐的手足情、胡浩的爱情和朋友们的友情使她具备了面对一切的勇气。她以一个白血病人的身份，用女性的细腻和职业的敏感对每天发生在周边的人和事进行着独特的观察和体会：哥哥姐姐、浩浩、白血病、病友、艾滋病、西藏、世界杯、文竹……这是一份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对她的人生有足够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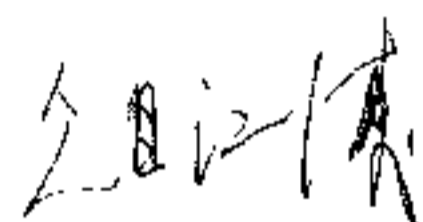
很多人都有过得病住院的经历，大部分情况下疾病本身和治疗过程所带来的痛苦会让患者对未来无从把握又充满希冀。日记中记载的是一个真实的过程，一个真实的心态。病中的人难以对自己的所思所想做刻意的修饰，这是最“原生态”的文字。

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广州应聘一家电视台，当时住在电台的招待所里，当天中午冬芹就把丰盛的午饭送到我的房间，还告诉我餐厅开饭的时间和饭菜品种，生怕我这个北方佬不习惯。而后的一段时间她的厨艺开始让我对这个潮汕女子刮目相看，再往后她写的人物专访、做的电视专题更使我坚信这个略显柔弱的女子有着与她的外表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执着和坚毅是她性格特质中容易被人忽视却真实存在着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疾病是人生的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升华。无论你选择了哪种人生，上天赐予的一切我们必须接受。对冬芹如此，对我们每个人亦如此。

朋友对我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所以要积极、快乐、认真地活着。我想是的，还应加一句：不光为自己，还要为他人。

祝愿冬芹身体安康，爱情幸福。



2004年10月7日

(本文作者为广东南方电视台 TVS-1 财经节目组监制、主持人)

当转世的梨花开满了后山

有那么一段时间，经常是在午夜，我会开车到白云山顶，坐在那儿的一个栏杆上，望着这座城市，听听自己呼吸的声音。

当然，我选择坐在那儿，是因为从那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山脚下的南方医院，看到我刚离开的住院大楼。在那大楼十四层的某个房间里，我的太太莫小丹经过一天的病痛折磨，刚刚沉入梦乡。

在那个房间，还有她的两位病友：陈冬芹，杨苏钰。三位白血病人在那段特殊的日子，互相取暖，互相鼓励。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最希望看到的三张笑脸，那种在绝境里的微笑反复勾勒着生命的意义。

三个人中，杨苏钰最为年轻，十四五岁的漂亮女孩，梦想着有朝一日康复后成为一名记者，每天都在描述着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然后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她的父母亲，是一对让人敬佩的父母，为了挽救这个孩子，生活条件本来就不好的他们又怀上了一个小孩，他们渴望着，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后的脐带血可以挽救杨苏钰的生命。

可是杨苏钰还是走了。小丹和冬芹坚信：她一定是天堂里最美丽的天使。

一段时间后，小丹和冬芹各自回家休养。小丹后来又换了医院。两人一直都是心灵相通的朋友，虽然见面很少，她们用电话的

方式互相关怀，互相祝福。

在坚持了三年的治疗后，2004年7月16日，小丹离我们而去。在这之前和我的聊天中，小丹一直告诉我她要准备好出门旅行了，并叫我给她准备好旅行用的衣服和帽子。就在她走的前几天，她还试穿了我给她准备好的衣服，并露出了满意的的笑容。在那些病痛发作的时候，她会说：“不要离开我太远啊，我怕我走得太急，来不及和你说 ByeBye。”

最后她还是没有和我说句 ByeBye，她最后说：“有你在我身边，我很安心。”

几天后，冬芹发了短信给我：“杨苏钰走了，现在小丹也走了，三个病中好友只剩下我一个，我真的好想她们。我会保重自己的，小丹是最好的女人。”再几天后，杨苏钰的妈妈黄梅花打来电话，痛哭流涕，我说她应该照顾好现在的孩子。因为有一次小丹在想念杨苏钰的时候，对我说，现在的这孩子也许就是那个最美丽的天使的转世呢？

是啊，人世间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永别，而最大的希望也莫过于再生的寄托，当转世的梨花开满了后山，谁说这世界上不存在生生不息的幸福与永恒呢？就像小丹在她病床边的笔记本上写的那样：

“在我的灵魂将要起程
到它该去的地方
请用你温暖宽容的手握着我的手
它承蒙着如此心满意足的关爱
足可以冲出了云霄化作一颗新的恒星
闪烁的星光转诉今生不及奉还的深情”